北海三考

北海三攷卷五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師承攷第三上

兗州刺史京兆第五元先

元先事蹟無攷其名闕元先其字也

後漢書鄭君傳云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厤九章算術

鄭君別傳云師事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

按元先疑即第五倫之曾孫種也史傳不言種通經術故疑事毋質謹列種傳于左而志所疑以俟

博通君子

後漢書第五種傳云種字興先按種者九穀始播之稱也故名種字興先名字相輔也疑元先卽興先之改字蓋種匿于閭甄氏時避亂而改耳史仍稱其舊字故異也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鄭君別傳明云師事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今興先亦兗州刺史其爲一人必矣別傳稱故兗州刺史蓋鄭君受業時在興先避亂蔽出

還家居京兆之時歟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

福無忌卽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憤恨遂以事陷种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种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种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种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种匿於閭甄氏數

年甄子然以臨第五興先名著一時故孔融爲北海相子然早卒遂祀之于社鄭君有答甄子然書子然同縣名人宜有所周旋鄭君之西入關受業太學郎師事第五元先亦以故兗州賢刺史宿所傾仰者也

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于朱家管仲錯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顯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桓公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于纖介則此二臣同死于犬馬沈名于溝壑當何由得信其補過之功建

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人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于家史不言種通經術據鄭君所受業則通習若京易公羊春秋三統厤九章算術亦通儒也

東郡張恭祖

恭祖事蹟無攷其名闕恭祖其字也

後漢書鄭君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鄭君別傳云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春秋傳

南郡太守扶風茂陵馬融字季長

後漢書馬融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隲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于涼州

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颷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于東觀

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
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
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廏長史時車駕東巡
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
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
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
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
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
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
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

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埶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毛遂厮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

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
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
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敎養諸生常有千數涿
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
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
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

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

按鄭君從季長受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禮記詳范史儒林傳鄭君從事季長七年及一切皆詳事蹟攷中不重敘錄

太尉下邳淮浦陳球字伯眞

後漢書陳球傳云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亹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

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于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揚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平復言者斬乃悉納吏人老弱與

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
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埶反決
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尙將救兵
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園陵
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埶家所
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
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
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
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

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污染且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俯仰嗤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

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于是議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幸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

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于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

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于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太平御覽五百

八十九引

按球傳不言通經但云少涉儒學善律令鄭君從球受業蓋習律令歟故鄭君有律章句之作魏時垂爲國憲也

右鄭君師四人

魏中尉清河東武城崔琰字季珪

三國志傳云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

時穀羅縣之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盜寇充斥西
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
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
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坵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
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
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
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
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
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
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

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惟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幷州留琰傅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

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

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旨不遜于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嗔遂賜琰死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

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
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
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
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初太祖性
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
不虔見誅而琰最爲世所歎惜至今冤之
魏略云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部道中時有
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
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

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
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敎
吏曰三月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
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敎告琰琰
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明帝時
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
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
人良足貴乎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先賢行狀云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
于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

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毛价傳云价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魏尚書清河王經字彥偉

三國志夏侯尚傳末云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允許允也尚傳末附許允允後附及王經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云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意以及于難經刑于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本傳裴注引

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矣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

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三少帝紀裴注引

世語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按經既不出必無因沈業申意之事是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以上二條皆三少帝紀裴注引

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幷命何恨之有本傳裴注引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志守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本傳裴注引

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淚而散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引

魏太僕樂安蓋縣國淵字子尼

三國志傳云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于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

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閒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閒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

多用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按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鄭君別傳云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

魏書云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嘗講學于山巖士人多

推槧之由此知名又云太祖以其子泰爲郞以上二條皆本傳裴注引

魏河東太守樂安博昌任嘏字昭先

任嘏別傳云嘏樂安博昌人也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率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于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

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
無不綜覽于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
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
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
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慚亦取還本價
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
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
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輒數之曰汝所
行豈可令任君知耶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
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

曹爲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
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
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蝦爲人醇粹凱
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沉默潛
行不顯其美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
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程咸趙國劉因河東上官崇
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三國
志王昶傳裴
松之注所引
王頎之童子傳云近代有樂安任蝦者十二就師學
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之曰蔣氏翁任氏童言

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氏之學幼而多慧也初學記十七引

後漢書鄭君傳云樂安國淵任嘏時並幼童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

王昶戒子書云樂安任昭先醇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尚書左丞北海高密張逸

鄭君別傳云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玄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

以女弟

英雄記云劉虞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三國志公孫瓚傳裴松之注中引

張逸遺令云閉口塞鼻不得入太平御覽入百六十引

按鄭志載張逸問鄭君及鄭記張逸答諸人問今存者得六十條鄭志五十三條鄭記凡七條

河內温縣趙商字子聲

鄭君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口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

後漢書鄭君傳云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劉知幾孝經議云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孝經疏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趙字聲書誥康成學曰夫學之于人猶土地之山川也珍寶于是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根本于是乎庇也太平御覽六百七引

按鄭志載趙商問鄭君及鄭記趙商答諸問今存者獨多凡六十四條鄭志六十三條鄭記一條

魏博士田瓊

瓊事蹟不詳杜佑通典凶禮篇引田瓊異姓爲後議
稱博士田瓊嚴鐵橋云其爲博士葢建安黃初之閒
乎
按鄭志載田瓊問鄭君者四條鄭記田瓊答諸人
問者一十四條
蜀車騎將軍都鄉侯魯國劉琰字威碩
三國志傳云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
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
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
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

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敎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于理使得完全保有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于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

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按鄭志載劉琰問鄭君者今存三條

劉德

事蹟不詳注漢書者有劉德顏師古漢書敘例云劉德北海人列于鄧展諸人之前葢漢末時人矣時世近鄭君葢即其人也

按鄭記載劉德問田瓊者今存六條

泠剛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泠剛問鄭君者今存二條

孫皓一作顥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孫皓問鄭君者今存四條

炅模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炅模問鄭君者今存二條

王贊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王贊問鄭君者今存二條鄭記一條

王權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王權問焦喬答一條

崇精

爵理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崇精問焦氏答者今存三條

崇翶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崇翺問氾閣答者今存一條

焦喬

焦氏

二焦爵里事蹟不詳錢竹汀云疑是一人無明徵姑

存疑而竝列之

按鄭記載焦氏問張逸者三條焦氏答崇精者三

條焦喬僅答王權一條

陳鑠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陳轢問氾閣者一條陳轢問趙商者一
條

陳鏗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陳鏗問田瓊者二條

桓翺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桓翺問氾閣者一條

氾閣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氾閣答陳鑠答任厥答崇鄮答桓鄮凡四條

鮑遺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鮑遺問張逸答一條

任厥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任厥問氾閣答一條　自張逸至此凡二十人皆見鄭志鄭記者

公孫方

爵里事蹟不詳與崔琰同事鄭君見崔琰傳

魏博士宋均

宋均事蹟不詳隋志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因知其曾爲博士劉知幾孝經議云宋均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鄭君傳業弟子矣可攷者僅此也隋志所載均著述有孝經皇義一卷詩緯注十八卷禮記默房注二卷樂緯注三卷春秋緯注三十卷孝經鉤命決注六卷孝經援神契注七卷孝經雜緯注十卷論語讖注八卷朱竹垞經義考有宋均易緯乾鑿度注尚書緯命帝驗注尚書中候注禮緯

含文嘉注斗威儀注此據見引諸書今有存者錄之也考隋志易緯八卷尚書緯三卷尚書中候五卷禮緯三卷不載宋均注其實宋均皆有注也

漢安南太守北海劉熙字成國

成國事蹟不詳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撰隋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注云梁有謚法三卷漢安南太守劉熙注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蓋初爲博士後辟舉不就故稱徵士終仕安南太守也畢沅釋名疏證序云檢漢書郡國志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譌宋翔鳳劉熙孟子注校本序云許慈傳云師事劉

熙又云建安中與許靖自交州入蜀程秉傳云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又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今本釋名題安南太守劉君在漢時官交趾太守唐調露中始改交趾郡爲安南都護府後之淺人以唐地名改其官耳二說不同宋說爲長今仍書安南太守疑以傳疑也 攷三國志程秉傳云逮事鄭玄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許慈傳云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以二傳定之成國乃鄭君弟子也諸書稱之曰漢安南太守其典交趾在士燮之前其卒也亦在魏篡漢之前歟所著釋名八卷謚法注三卷孟子注七卷均見隋志 隋志論語類亦有謚法三卷注曰劉熙撰恐係一書重出者

魏大長秋韓益

韓益事蹟不詳舊唐志有尙書釋問四卷注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玄注隋志梁有尙書釋問四卷王粲撰葢粲作尙書問以詰鄭注尙書田瓊韓益共正明鄭注作釋問以答之也隋志惟云王粲撰者以未見其書故不如舊唐志之詳益與田瓊共荅王粲是亦鄭君弟子矣隋志有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卽其人也

吳大常汝南南頓程秉字德樞

三國志傳云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

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吳
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
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
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于
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于上頌聲作于下矣
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于傅君也病卒
官著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蜀從事中郎秉忠將軍北海孫乾字公祐

三國志傳云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
爲從事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

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
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
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
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
次糜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鄭君別傳云玄薦乾于州（本傳裴注引）

按別傳云薦乾于州謂先主領徐州時也先主辟
乾為州從事鄭君之所舉也孫乾亦屬鄭君弟子
矣

御史大夫山陽高平郗慮字鴻豫

續漢書云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鄭玄章懷太子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下江表傳同

虞溥江表傳云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後漢書孔融傳云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融名重外相容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

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書脩好如初歲餘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融年五十六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洩操大怒逼帝廢后假爲策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决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

按鴻豫因小嫌致奏免孔融以顯仇怨誠見魏武

忌融望風承旨必殺之而後已希世慕榮淺之為丈夫矣又勒兵逼后鄰于犯上作亂所學于鄭君者安在乃鄭門之敗類也今錄鄭門諸賢以崔季珪始以鴻豫為殿非無意于其間矣大匠之門多枉木是豈有損于大匠乎

右三十一人鄭君弟子　按甄子然臨孝存鄭子尹皆以為鄭君弟子無明文以孔融相北海二人早卒推之甄臨與鄭君同時年歲當略先鄭君非弟子也今記于此俟考

北海三攷卷五終

湘潭胡元儀撰

師承攷第三下

魏追贈司空征南將軍東武景侯東萊曲城王基字伯輿

三國志傳云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

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
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衞之
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
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
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
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
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
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于生患昔顏淵云東野
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
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

之喻息奔馳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同姓諸侯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集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

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將軍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

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
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
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
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取之宜基
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于外財用窮于內故
必全之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
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
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
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
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

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兵勁卒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于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如何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于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

究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

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從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鎭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鄕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鎭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屢啟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于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

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
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對敵
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諸軍
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
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
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
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
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
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
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

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于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于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

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于鎭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

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勳著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按隋志有王基毛詩駁五卷蓋因王肅作毛詩義駁入卷申毛難鄭故基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也又有春秋左氏注東萊耆舊傳一卷新書五卷范書鄭君傳列王基于弟子之中據汪容甫王基碑

跋云碑所書歷官事蹟悉與傳合惟卒年七十二為史所略基之卒在景元二年上距建安五年鄭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甫十歲于鄭君非親炙弟子也後漢書特以基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遂列于弟子不若魏志云入瑯邪界游學爲得實矣如容甫所云則基乃鄭君再傳弟子今故列于孫叔然之前

魏樂安孫炎字叔然

叔然事蹟不詳三國志附王肅傳云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

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

毛詩禮記經典釋文云二十九卷春秋三傳國語爾雅釋文云三卷隋志云七卷舊唐志云六卷注又著書十餘篇

按隋志及釋文皆載孫炎爾雅音一卷

魏博士馬昭

魏博士張融

馬昭張融二人事蹟不詳唐書儒學傳元行沖釋疑曰王肅規難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刻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于歲時按今諸書引聖證論者往往兼馬張之說也

三國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王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厚薄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厚薄也 按錢竹汀三國志攷異云馬照即馬昭也諸書皆作馬昭惟高貴鄉公紀作馬照或者晉人避司馬昭之諱改書作照邪抑流轉既久傳刻之譌邪必居一于此矣

隋書經籍志當家語二卷張融撰

按二人皆中鄭難王是鄭君門人之弟子也

蜀大長秋南陽許慈字仁篤

三國志傳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廢衰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潛慈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于聲色書籍有無

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其矜已妬彼乃至如此先主愍其若斯郡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意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吳太子太傅領選曹尚書沛郡竹邑薛綜字敬文

三國志傳云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眞事畢還都守謁

者僕射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尙書闞澤姓名以嘲澤
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
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
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
于是衆座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
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
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
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鎭
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

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婦父母不能止交阯麊泠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

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覩其好髮髠以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樂作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

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于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所服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

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寧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埶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

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鎭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鎭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

器械鈇鉞犬羊無政往必克禽誠如明詔然其方土
寒捐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
自度不敵鳥驚獸散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浣濊有
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
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
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
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
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

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雜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賦解皆

傳于世

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

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

土之封非子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

選舉甚爲優重本傳裴注引

蜀大將軍平襄侯天水冀縣姜維字伯約

三國志傳云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

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

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衞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

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

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于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

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費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

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
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
爲魏大將鄧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
庶由是怨讟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
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
軍諸葛誕反于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
川復率衆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
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
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芒水皆
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

燿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
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
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
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
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
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
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
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
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
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

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
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
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于內右大
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
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
關中欲進規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
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
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
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
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

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鬭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喩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于緜竹後主請降于艾艾前據成都

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搆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傅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魏略云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

郭淮偶西至洛門案行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志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裴松之云此語與本傳不同

孫盛雜記云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漢晉春秋云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華陽國志云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

維陳謝維說晧求省中種麥以避內逼爾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

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漢晉春秋云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搆成

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淮南以來算無

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

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于擾

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劍

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

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

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

華陽國志云維教會殺北來諸將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世語云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以上九條皆本傳裴注引

郤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儉官給費用隨

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陳壽評曰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以上二條本傳

干寶晉紀論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

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本傳裴注引

按姜伯約好學節儉大有諸葛之風心乎存漢忠義颷馳亦宿爲諸葛所許然好出奇而不能致勝終以致敗所處之時非矣惜之可也詆之殊不易也孫盛譏之不遺餘力並非郤正之論裴松之爲之駁正載三國志注中不復采錄特錄郤陳干三家之論以昭篤允云

右七人皆鄭君再傳弟子

魏追贈衛將軍東海蘭陵王肅字子雍

三國志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意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玄

劉知幾孝經議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

王肅僞造孔子家語自爲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

隋書經籍志載子雍所注述者有周易注十卷尚書注十一卷釋文作十卷尚書駮議五卷蓋駮鄭君之說毛詩注二

十卷毛詩義駁八卷申毛難鄭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周官禮注十二卷儀禮注十七卷喪服要記一卷禮記注三十卷祭法五卷明堂議三卷春秋左氏傳注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二十一卷孝經解一卷論語注十卷論語釋駁三卷孔子家語注二十一卷聖證論十二卷經典釋文載子雍三禮音各一卷按子雍著述亦云多矣其富可與鄭君比

先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魏之典制多因于漢鄭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其周禮媒氏疏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

義朝章皆出于已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
力矣肅爲魏世臣而黨于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
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肅竟遂其奪而易之
之願矣以下凡十有四條
郊特牲孔疏引聖證論云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
爲配圜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
配天今無此言知禘祀配圜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
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然則周之禘嚳乃
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
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爲圜丘之祭王以爲

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決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儀志載黎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勦襲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祭法疏郊特牲疏）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爲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郊特牲疏）禮案圜丘之祭周禮明言冬日至而郊

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爲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爲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二句以下句申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爲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圓丘圜丘卽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五帝可得稱天佐

不得稱上天禮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爲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答皆稱爲五帝未嘗稱爲五佐也上天旣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且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皡炎帝五人帝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岐異者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

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

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標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而引此必在鄭之前也曹褒傳云作通義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不注何人撰舊唐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云劉向撰不知章懷所引何出五帝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

祭扶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

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玉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鄭君以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圜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圜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

也以五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
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秦幷天下令祠官所
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畤上帝爲尊沛公
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
青黃赤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
曰北畤漢書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于雍者
也又云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此祭
五帝于雍謂之郊也又云亳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
大一太一佐曰五帝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于長
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其下此太一祠壇在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于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此據藝文類聚三十八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所引御覽成作城下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誤也成城二字皆誤當作武皇帝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為圜丘與雍五畤謂之郊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于太山明堂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于長安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

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畤及甘泉泰畤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于長安而不分郊與圜丘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脫黃字帝黃靈后土畤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畤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于南郊兆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畤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于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人帝非五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

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地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此以光武配五天帝于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說郊祭一帝祭法注甘泉圜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圜壇外亦為五帝位而鄭說圜丘惟祭昊天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武帝太山明堂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經

而漢制與經不合者亦不盡泥于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奏同而甘泉圜丘有五帝壇則已為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為五人帝旣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又不明言出乎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

鄭王之說出于漢制者前人未及詳考者也從肅說者亦不知其出于王莽也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疏王肅必有難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為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晉書禮志云尚書六

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論以爲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爲易六子亦自相岐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爲六尤不能巧合矣尚書僞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爲王肅所作也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

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
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
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
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後
荀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
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
義曰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郊特牲云社所以
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
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
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爲土神旣有

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愼重也

如王肅者正坐不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幷二社之地于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閒之社而別論復以大社爲人閒之社未曉其旨別論指聖證論也人閒者卽謂民閒也唐人諱民字改之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京師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其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

劉其方色如此大社復爲立京師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澧案此亦肅說之自相岐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大社不立于京師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馬昭難王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
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
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
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
子諸侯幷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
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即降殺矣何復來降
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
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幷文武二
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
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遷而爲九則是天子九

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
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
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之周
禮守祧賈疏剖析最爲簡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
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武在四親廟迭遷其在
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
遷此後高祖之父之祖遷主于文武二祧矣葢周公
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
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
言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也禮案再期之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尚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服而後可矣有禫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又王淮之傳云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除江左以來唯晉

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議今大宋開泰愚謂宜用
玄議爲制朝野一體從之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
帝崩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于高皇
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
侯事曾祖以上皆稱玄孫卷七十九此肅之從鄭說者不
多見也
王肅難鄭之說甚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不發
其短也凡鄭君之說未必無小失肅之所難未必全
無是者惟銳意于奪而易之故其說多輕率復多矛

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後儒固當駁正即朝廷典禮
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奪易此其心術不端
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
吳騎都尉會稽餘姚虞翻字仲翔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仲翔別傳云奏鄭玄解尚書違
失事因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
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
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
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丣字讀爲柳古丣
柳字同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猶別

也若此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類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訓詁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光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苟諸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諸鄭玄宋忠

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吏陳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說夢已妄況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云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爲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謬莫大焉澧案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尚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惟段懋堂尚書撰異最爲持平謂其時鄭

注尚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誣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桺谷必是丣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昧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桺穀其注古文尚書則不欲牽合伏書也韓非曰背厶爲公以背訓八故鄭君注尚書云北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爲兆字而譏鄭非也同瑁改作冃瑁則三宿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冃爲贅也大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天子之瑁乃有異者乎其悖謬甚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爲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述鄭注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段氏云爲濯之

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滌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祧衆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爲浣衣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回護是虞駁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是虞誤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禮謂此說棤無確據如確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手洮頮謂濯手頮面甚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況一經之注誤者只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

虞之恥也何必嚚爭如此江艮庭云虞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爲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

按虞翻爲王朗功曹必與王肅周旋頗染子雍詆鄭欲奪而易之之習奏鄭尚書注違失四事近儒言之詳矣而翻易注暗攻鄭注者人尚未及也雜卦傳自大過以下卦不對言鄭注云自此以下卦音不協錯亂失正弗敢改耳言此八卦本相對協韻傳本錯亂經師弗敢改正也今試以大過頤也頤養正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

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如此黃之卦皆對
舉句皆協韻矣此鄭注所謂錯亂失正之理也雜
卦傳之名正以六十四卦兩相對舉錯雜成文也
篇末八卦忽變其例有是理乎使孔子自變其例
則大過以下八卦不能對舉而後可今明明兩相
對舉何以必錯亂之邪虞翻見鄭注云然乃特出
小慧以求勝之乃注云自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
卦相對大過死象兩體姤夬故爻以姤而終以夬
其說似有深意反覆求之滯礙難通近儒張臯文

專明虞氏義至此亦不能闡發遁其詞云注既不說今亦闕焉初甚不以皋文爲然屢求虞義卒不可通乃悟皋文不然其說方以表揚虞氏不便直言耳實因鄭注有錯亂弗敢改之說力詆其非錯亂但見大過兩體姤夬適過姤居次夬居終遂行其私意就此爲言其中五卦之不能通原不討及不然中五卦之消息何不詳言邪後人說易多以大過以下八卦爲孔子自變其例以明互卦其謬虞氏開之來瞿唐成之卒不能通邪書舉燭之類也

魏侍中山陽高平王粲字仲宣

困學紀聞云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于唐元行沖釋疑

元行沖釋疑云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竊怪歎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疑猶未諭焉凡二篇

案隋志有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舊唐志有尚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玄注蓋王粲詰鄭君尚書注設爲問答後田瓊韓益二人取而駁正之名曰尚書釋問也劉煦目見其書故

知爲王粲問田瓊韓益二人正明鄭氏注義也迨歐陽修撰新唐志末見其書徒錄舊志之文乃誤云玄注釋問四卷復注其下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遂至不可解田瓊乃鄭君弟子豈有王粲問田瓊之書鄭君反從而注之者乎又以韓益正爲人名不知韓益之名已見隋志春秋類也其紕謬加此

蜀中郎將梓潼涪縣李譔字欽仲

三國志傳云譔著古文易尚書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

所述而意歸多同

先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總由鄭君名重學者所歸故三國皆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魏太尉都鄉侯楚國平阿蔣濟字子通

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濟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于獺獺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

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晃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以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先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乎何憒憒至此

按蔣濟以高堂隆論郊祀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嬀姓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詰隆隆亦不能定曹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謬妄因此乃駁鄭

注祭法之文有謂之言也與王子雍虞仲翔之難鄭不同其駁鄭也心有所謂言過乎激耳其論詁高堂隆則正大篤實故裴松之謂其豺獺之譬雖以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謂議禮之義旨可求非謂其難鄭之義旨可求也

右不折服鄭君者凡五人

北海三攷卷六終